



上海之春,唤醒城市的交响

◆ 朱光



上海之春,从昨天启幕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起,盎然绽放。明晚举行的开幕演出——原创交响合唱《复兴的大地》,亦将唤醒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城市交响。音乐、艺术、文化的全面复苏,不仅是台前的欢唱,也是幕后的流畅。此番从以往的每年4月底,提前一个月开幕,正是顺应了台前幕后的呼声与民心。

如今纳入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必选曲目的《梁祝》,一旦旋律响起就令人心潮澎湃的《红旗颂》,还有芭蕾舞《白毛女》等都是从“上海之春”上脱颖而出,流传至今的精品力作。1965年,桑弧执导拍摄了舞台艺术片《上海之春》,艺术地再现了上海市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选出的25个大型音乐舞蹈节目,除了上述佳作之外,还包括脍炙人口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沪剧《芦荡火口》等等。

为国庆10周年献礼的《梁祝》,以其融入越剧音乐元素的小提琴协奏,成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艺术创作典范,国际乐坛中经久不衰的中国音符。芭蕾舞《白毛女》和管弦乐《红旗颂》的旋律,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更绵长地回荡在每个人的心中。60多年来,始终以力推“新人新作”为己任的“上海之春”,早已成为“声入人心”的“中国声音”孵化平台,当年的“新人新作”,如今已成为岁月酿成的酒——经典回旋,回味无穷。今年第38届“上海之春”依然秉承孵化“新人新作”的原则,在42台演出、12项主题活动、3个环节中,4个征集活动,5项教育成果展示等内容中,40%以上依然是“新人新作”。其中,原创歌曲征集,寄托了对“上海之声”的希冀——我们也在寻找一首能象征上海的好听歌曲。

“上海之春”,也是全球新一代音乐家、艺术家的创作工坊。与国际接轨的委约创作,也是上海之春的习惯例。第34届上海之春的开篇演出,就是一个向著名作曲家叶小刚委约的大型管弦乐作品《敦煌》。早在2005年,上海之春就以有偿委约的方式,邀约了作曲家沈叶的单乐章交响乐《纪念》,作曲家秦文琛的室内乐九重奏等三部作品。“上海之春”还与世界著名音乐节建立了朋友圈,“新人新作”会被推荐到全球各地的舞台,有助于品质佳作成为经典力作。目前,音乐界的长三角联动机制早已成熟。文艺“两新人士”也纷纷投身到上海之春的创作、演奏和展示队伍中来,壮大人才梯队。

“上海之春”,更是在向国际舞台展示中国故事、中国形象。经久不衰的《梁祝》成为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必选曲目之际,这部曲谱一时间“洛阳纸贵”,全国难觅;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甚至找来越剧《梁祝》视频,开始学习唱越剧……音乐动情,故事动心,春天绵延全球四季。上海的观众席,才是真正看到了国家级乃至国际性的优质演出。拖着行李箱,乘高铁、打飞的到上海来度过一个月,本市市属国有院团、剧场就计划演出672场。明天起,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恢复对涉外营业性演出的受理和审批。上海音乐厅已公布5月至6月即将来访的国际音乐家——钢琴家大卫·弗雷、钢琴家伊沃·波格莱里奇和小提琴家吉娅·克莱默……

“上海之春”在创造“上海之声”“中国之声”的同时,也是在向国际舞台展示中国故事、中国形象。经久不衰的《梁祝》成为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必选曲目之际,这部曲谱一时间“洛阳纸贵”,全国难觅;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甚至找来越剧《梁祝》视频,开始学习唱越剧……音乐动情,故事动心,春天绵延全球四季。



类一般的精神困境。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在他的童年岁月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培育起了他坚定的反战立场,同时反对后日本的右翼渣流,表现出了敏感的警惕。他自己不仅投身于1960年代初期的反对日美安保的社会运动,还在他的小说《十七》中写出了鼓吹右翼力量对于一个怯弱少年的震憾和毒害,并因此受到了右翼分子的恐吓。

有人说,对患有智障的儿子的成长经历的感受,和在《广岛手记》中表现出的反战、反核的立场,是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两大主题。这一说法有一定的概括性,不过还应该看到,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人类的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才是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更为深刻而隽永的主题,到了中后期,人类灵魂的救赎也是他在思考的重大命题,1990到1991年连续发表的长篇小说《治疗塔》和《治疗塔行星》,以虚构和写实交织的笔法,表达对于艾滋病、新科技等在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和困惑。

他的思想,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框架,因而他会毫不犹豫地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公然表示对他的祖国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反省和谴责,显示了一位正直的知识人的良知和睿智,他会立即与中国作家莫言成了志趣相投的同志,显出了他性格中率真和诚挚的一面。这一切让我们肃然起敬。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但我更多的感觉是,他同时也是一位试图以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来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叙事家和自己所信奉的思想(人道、人文主义)的诠释者,因而,他的作品有时不免有些艰深,文字不免有些滞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与一般读者(包括本国的读者)之间的疏离感。(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被全球表演界,近悦远来。玉兰花香,今又飘起。

2023年,春来申城,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重启,其评选范围为2020年至2022年在沪线下演出的各地院团申报者。其间三年,全国戏剧工作者仍然勤耕不辍,将舞台佳作献演于申城,尤其是建党百年之际,致敬百年,心声向党的精品力作频呈。此届虽是录像评审,但依然将认真评判,鉴其水准。与此同时,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同步开启,评委又将忙碌于各大剧团的口口又人影幢幢,戏剧的琴弦声、吟诵声和歌唱声响起,飘荡在上海

“白玉兰”盛开,好一个戏剧艳阳天

◆ 厉震林

显然,它的意义是非凡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纯白如雪,以美学高度,赋予了上海文化高度。它使上海市民的表演观,以及上海城市的表演观,具有深邃的灵魂,从而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表演观风向标。对“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向往,何日君再来,是戏剧人的家常话题。今日回归,是戏剧人的盛事,也是上海的光荣。

上海,标志着一种美学和市场的高度,拥有最具现代审美意识以及国际视野的观众,最挑剔而又很精辟的剧评家以及最成熟和高效的剧场管理体系。在上海唱红,意味着一种现代性和国际性的认可。上海及上海人是懂戏的,一个懂字,看似简单,其实奥妙无穷,殊为不易。

戏剧演出具有良好的市场带动性,可以形成环剧场的文化消费圈,以及后剧场产品的深度开发,建立如衍生品、版权等各种业态,让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成为名家获奖者的文化号召力,形成IP多重开发的市场号召力,将剧场以及剧团作为一个文艺旅游的打卡地,表演的元素可以与电商做文创、跟游戏做引流以及跨行业合作联盟

致敬大江健三郎

毫无疑问,大江健三郎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在高中时就表现出了文学的才华,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就以《死者的奢华》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该书被列为“芥川奖”的候选作品,翌年即以《饲养》获得了纯文学领域中耀眼的“芥川奖”,32岁时凭借发表的《万延元年的足球》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谷崎润一郎文学奖的获奖者(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并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迄今尚未出现第三位)。

然而,与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川端康成等人不同,大江健三郎不是一位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作家,他在东京大学读的是法国文学,他的导师是后来成了日本学士院会员、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家的渡边一夫,他年轻的时候,阅读得更多的是富有思想内涵的法国及西方的文学,他的精神养分主要来自诸如加缪、萨特这样的20世纪的西欧作家和批评家,他在东大的毕业论文就是《论萨特小说中的形象》,在他的早期和中期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窥见20世纪西方文学的印迹,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学的表现形式,甚至他的语言和句式,都有深刻的欧化的印痕。

然而,他的作品,少有男女爱情的细腻纠葛,相对而言,他更关注现代社会的问题和人

◆ 徐静波

你喜欢的还是张颂文,还是成功的张颂文?

你喜欢的还是张颂文,还是成功的张颂文?

◆ 吴翔

老戏骨也会演烂片,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演员所有的表演都是无懈可击的,包括张颂文。

《狂飙》之后张颂文火了,网上对他的演技赞不绝口,有些人还对他进行“考古”,挖出他成名以前的诸多表演片段。那天,看到一段张颂文在一档节目中模仿吴镇宇的片段,在评论区里一片赞美声中,偶有一条微弱的声音,“其实,我感觉模仿得不太像!”自然遭到大家的口诛笔伐。老戏骨也会演烂片,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演员所有表演都是无懈可击的,包括张颂文。如果喜欢的是演员张颂文,应该让他听到客观的评价;如果你只是喜欢成功的张颂文,须知鲜花和掌声是会“捧杀”一个好演员的,然后再去追寻下一个成功的王颂文、李颂文……

在网友“考古”那档《演技派》的综艺节目中,当时的张颂文还没有今天的知名度,但是节目组还是邀请他担任导师的工作,很多观众当时也纳闷,一个默默无闻的演员,凭什么和吴镇宇在节目中平起平坐。但是,张颂文很快就在节目中用几次示范性表演,让观众感受到了他这些年在片场的历练以及他对演技的精益求精。在节目中,他还模仿了一段吴镇宇说话,有人大呼“小声音,简直就是吴镇宇本人!”也有人说“他好像就是在毁演员。”

一个好演员的成长必定是不容易的,如果你真的喜欢张颂文,就不要刻意美化他,万一有一朝一日他接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角色或者演得不好,你也不至于骂得歇斯底里。他只是一个好的演员而已,真的没有必要神话他,让他心安理得地演戏,不要给他树立一个完美的人设。作为观众,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该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而非演员。

好的演员,只有拿得出更经典的作品,才能俘获更多观众的心。

所以,还是要鼓励那些敢说真话的孩子,尤其是在一片赞美声中,不人云亦云,能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是难能可贵。这不是对演员的贬低,而是另一种尊重。

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老戏骨也会遭遇滑铁卢。远的不说,就拿《狂飙》里的反派倪大红来说,前两年他在《都挺好》中饰演的“槽老头”苏大强,生动的表演让观众们哭哭啼啼,后来又任《悬崖之上》饰演了间谍头目高彬,精湛的演技征服了不少观众。那段时间甚至惊愕,就连他的眼袋都会表演。不过,也有观众找出了当年他在《北平无战事》中的表演,与一些真正的“老戏骨”飙戏时,他的那套表演立刻就没了存在感。所以,演员就应该多听取观众的意见,兼听则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才能不断成长,越演越好。全是赞美,只能让你收步自封,畏首畏尾。

何况我们这种应试模式的素描,是把风格多样的西方素描单一化、模式化。因人而异,因画而异的活素描,变成了死教条。艺术教育者切忌总把自己的擅长作为金科玉律来强迫他人接受。这点我还是佩服刘海粟。他当年创办上海美专,聘用与他艺术风格和观念截然不同的教师,这才是讲道理不自私的艺术大胸怀。

再举一例,书法圈里也有一条“金科玉律”——楷书是所有书体的基本功,要写好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先要写好楷书。“没学会走就想学跑了?”这是书法家对那些动不动就想练行草和篆篆的学子们的当头棒喝。

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哦。没学会走路怎么能学奔跑呢?但是,这“道理”却是假得不能再假的诡论,根本不顾事实和逻辑关系且偷换概念。人的生长规律确实是先学会走路才可能奔跑,那么书法的发展规律呢?难道不是先有篆书和隶书,后有楷书吗?为什么非要学篆隶也必须具备以楷书为基本功呢?中国魏晋以前的书法都没有楷书基本功,都是软脚蟹了?篆隶不论,行草书是不是就得以楷书为基本功呢?

艺术假道理

林距离

◆ 林明杰

今天看到六神磊磊写道:“有好多,他们每天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都是来自于一堆假故事。”这是网络自媒体时代的通病。大量没有依据、未经证实、营销号模式的假信息,分门别类撩拨着不同观点、不同利益、不同忧虑的人们的敏感神经。营销号背后的高手像逗蟋蟀似的把受众逗得龇牙咧嘴,争闹不休。

生活在信息环境中的人们被假信息困扰,热爱艺术的人们同样被假道理困扰。非但业余爱好者会被假道理困扰,甚至专业权威更是被困在艺术假道理象牙塔里。

不举例子就是要流氓。譬如,某学院派权威曾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甚至这种观点至今是横亘于中国美术考生面前的金科玉律。素描过不了关,你连当个学生都不够格。但这个“道理”明显是假道理:中国绘画艺术从西方引进素描也多就百年历史,那么这之前所有的中国造型艺术都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

何况我们这种应试模式的素描,是把风格多样的西方素描单一化、模式化。因人而异,因画而异的活素描,变成了死教条。艺术教育者切忌总把自己的擅长作为金科玉律来强迫他人接受。这点我还是佩服刘海粟。他当年创办上海美专,聘用与他艺术风格和观念截然不同的教师,这才是讲道理不自私的艺术大胸怀。

再举一例,书法圈里也有一条“金科玉律”——楷书是所有书体的基本功,要写好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先要写好楷书。“没学会走就想学跑了?”这是书法家对那些动不动就想练行草和篆篆的学子们的当头棒喝。

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哦。没学会走路怎么能学奔跑呢?但是,这“道理”却是假得不能再假的诡论,根本不顾事实和逻辑关系且偷换概念。人的生长规律确实是先学会走路才可能奔跑,那么书法的发展规律呢?难道不是先有篆书和隶书,后有楷书吗?为什么非要学篆隶也必须具备以楷书为基本功呢?中国魏晋以前的书法都没有楷书基本功,都是软脚蟹了?篆隶不论,行草书是不是就得以楷书为基本功呢?

呢?很多人认为行草书形成于楷书之后,这是误会。仅以出土竹木简书为依据,至少在汉晋,带有快速流畅笔法和简略结构的草隶就流行于人们的日常书写中了。可以说中国草书的就发展至少并不晚于楷书的形成。而且草书的笔法截然不同于楷书,结构则往往“神合貌离”。所以楷书学得再好,如果没有学过草书,别说文,连字都认不了多少。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字学的两种表述。

而且从艺术创作心理学角度看,写楷书和草书需要截然相反的个人和情绪。譬如吴湖帆偶尔也喜欢写草书,但是他的楷书就远不如他的篆隶楷书。楷书写久了,可能会抑制写草书的状态。这就像芭蕾舞者跳街舞,味道不对。

不过,讲道理就不能一意孤行,话也要说回来,魏晋以前的篆隶书法作者虽然可能没有写过楷书,却也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篆隶书法学习者不应该学习楷书,因为作为一个专业书法研究者、创作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和体验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和各种风格的书法,是应该的。再则,在手工写字时代的楷书阶段,人家要你学好楷书更好是没错,是为你好,否则你就算满腹文韬武略,没一手好楷书,功名也考不了。只不过,在今天,书法更多承载着文化传承的意义和艺术再创造的意义,我们不能把学好楷书作为学习其他书体的先决条件。把楷书作为行书的基本功他人接受。这点我还是佩服刘海粟。他当年创办上海美专,聘用与他艺术风格和观念截然不同的教师,这才是讲道理不自私的艺术大胸怀。

再举一例,书法圈里也有一条“金科玉律”——楷书是所有书体的基本功,要写好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先要写好楷书。“没学会走就想学跑了?”这是书法家对那些动不动就想练行草和篆篆的学子们的当头棒喝。

如果说辨别信息真伪是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需要培养的素质,那么辨别艺术道理到底有没有道理,或许也是热爱艺术的人们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无论什么时代。

艺术的道理千千万,艺术的假道理也万万千。辨别规律有一条:真道理激发思想,促进艺术发展和繁荣;假道理束缚思想,螺蛳壳里做道场。